

史上最早完整印刷书《金刚经》

在印刷术发明前,所有书籍都是手写而成的,这类书籍后被称作“写本”。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就有了印刷书,称为“刻本”,当时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目前,公认的有史以来最早的完整印刷书,是一卷公元868年的《金刚经》。从此印刷书经过1100多年演进,才最终成为开学时同学们领到手上的,散发着油墨味的课本。

佛教经典《金刚经》

佛教经典,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共一卷,由于篇幅适中,得到广泛的传播。《金刚经》最早由后秦高僧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年)译出。此后的译本和注疏都有很多。三藏法师玄奘也曾出过《金刚经》的译本。

该经文主张世上一切事物空幻不实,“实相者则是非相”,认为应“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对于现实世界不应执着或留恋。卷末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其中之精髓,也成为古今多个文学作品中频繁引用的佛教偈语之一。

唐代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朝,并在唐朝中后期开始普遍使用。此后的宋代虽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民间普遍使用的仍是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进行印刷的技术。雕版印刷的版料,一般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材,如枣木、梨木等。然后把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画,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画凸出在板上。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印书的时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一下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着,用白纸覆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拿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一页一页印好以后,装订成册,一本书也就印刷成功了。

雕版印刷术早期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佛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

雕版印刷之神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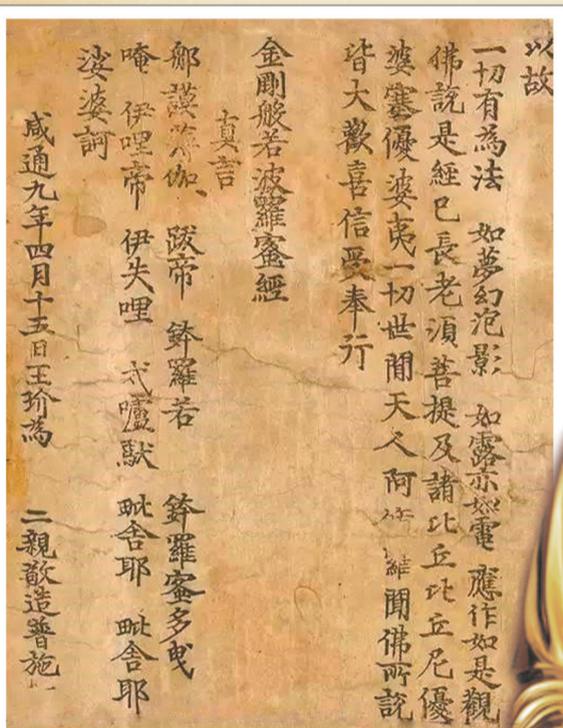
公元1900年,尘封千年的敦煌藏经洞被开启。在重现于世的诸多珍宝经卷中,有一卷公元868年的《金刚经》雕版刻本极为精美。它全长487.7厘米,高24.4厘米,用7张纸粘卷而成。全书完整无缺,图文浑厚,印墨均匀,质朴清晰。末尾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字样。唐咸通九年也就是868年,这个时间距离唐朝建立已经过去250年。

该《金刚经》雕版刻本前面为释迦牟尼说法图像,后面是经文。其中,卷首的扉页画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版画作品之一。左上角榜书“祇树给孤独园”,主题为释迦牟尼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向四众弟子宣说《金刚经》的场景。有单线边框。扉画中央释迦牟尼身着通肩袈裟,正结跏趺坐在莲花座上说法。上有天盖,配以翠叶,或为“祇树”之意。左右有护法金刚。构图繁简得当,人物表情生动,刀法纯熟细腻,线条圆润流畅。

其余页面的《金刚经》正文,也是通卷文字秀美、唐楷风格浓郁,刀法洗练,墨色均匀清晰,完全不似1100多年前的古老印刷书,充分展示了唐代雕版印刷术之高超。

公元868年的《金刚经》雕版刻本曾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公认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明确刊刻日期的印刷品。此后虽有刻印年代稍早的韩国庆州武则天时代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和日本奈良的《陀罗尼经》等印刷佛经被发现,然而简陋粗疏,且残缺不全。而咸通印本《金刚经》大致完好无缺,且刻印精细,远胜此二者,被誉为“雕版印刷第一神品”。

不过,该《金刚经》雕版刻本原物于1907年被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从中国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盗至英国伦敦,现收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本报综合)



现存大英图书馆的《金刚经》末页。(资料图)



河北黄骅发现一处金代制盐卤水井

新华社石家庄8月25日电(记者 王民)日前,河北省黄骅市考古工作人员在当地海丰镇遗址附近发现一处古代制盐卤水井,形制完整。河北海盐博物馆工作人员通过对井底瓷片、井壁砌砖和芦苇捆鉴定,认定为金代遗迹。

新发现的卤水井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骅市海丰镇遗址东北10公里处,井深约255厘米,直径约265厘米;井壁由灰砖砌成,形制完整;井中发现瓷片、木桩,井底存有捆扎好的芦苇,其作用是过

滤卤水中的杂质。

据河北海盐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2020年6月,黄骅市发现河北首个金元时期煮盐遗址,并对多处盐工房址、煮盐灶、灰坑等进行抢救性清理,此次金代制盐卤水井的发现,在黄骅及周边地区尚属首次。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教授王青说:“利用卤水井收集卤水是古代海水制盐的第一道工序。这次发现的金代卤水井,井壁砖砌得比较规整,规模比较大,进一步丰富了黄骅区域金代制盐的历史遗迹。”

成都考古新发现或可揭秘古蜀文明

新华社成都8月25日电(记者 童芳)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日前公布,在成都市郫都区发现一处周代遗址——犀园村遗址。该遗址正好处在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向晚期蜀文化过渡的关键节点上,或可进一步揭秘古蜀文明重要缺环。

据发掘现场负责人熊谦乔介绍,2020年10月发现犀园村遗址,2021年3月至今进行了详勘和发掘。该遗址是成都平原少有的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连续发展的遗址,共清理出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墓

葬80余座、房址10余座、灰坑60余个、灰沟3条、窑1座、灶1座等,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石器、陶器等遗物,青铜器主要有剑、斝、带钩、印章、敦等,其中柳叶形剑、印章等都是典型的蜀文化器物。

熊谦乔告诉记者,该遗址正好处在以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等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向以商业街船棺葬、新都马家木椁墓、双元村墓地等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过渡的关键节点上,为构建和完善古蜀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